

【书人书事】



韦力：有着融入血液的爱，是对书籍

藏书家韦力收有7万余本古籍善本，沉进古书已三十年。近年来，他出版了一系列以古书为题的作品，如《得书记·失书记》《古书之媒》《古书之爱》。一个执着的藏书人，寻书、收书的过程足可写成一部侦探小说；而有癖的藏书人，得书、失书之间，也有不同风度。本文摘选自《古书之爱》，讲述了韦力对古书收藏的理解与认识。

我有三十年的藏书经历，我觉得藏书这件事，如果算一件事的话，它已融进了我的骨髓中。藏书的过程就是读书的过程，因为我不是专家，不专治一经，读的书就很博杂。前贤的思想都凝聚在古书之中，我读了这么多的杂书，各种不同的观念也会在我的脑海中产生碰撞，碰撞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自己所谓的思想。这么说来，藏书的确对我的思想产生了很深的影响，它让我变得客观，变得对任何事情不喜欢盲从，懂得了兼听则明。书是百科的，也有很多达观的书影响了我，让我有达观的一面，同样也有务实的一面。虽然万事有不平，但能清楚地知道自己是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，不是振臂一呼而应者云集的英雄，那就以小人物的姿态和身份苟活于当世。

藏书对我的生活也有影响，上帝的公平之处，在于给每个人每一天的时间都是均等的，我把大量的时间耗在藏书和读书之上，其他方面的生活就会差了很多。古人认为，人生的乐趣应当在“读异书饮美酒赏名花对故人”，我把这四件美事凝结在了第一条。在常人眼中，当然活得很乏味，但我很清楚，自己的能力有限，得到了其一，只能放弃其他。

在藏书的过程中，我觉得得到了挺多，最大的收获应当是快乐吧。我是个占有欲很浓的人，每得到一部朝思暮想的书，都能让我兴奋一番。这种快乐难以跟他人分享，在非藏书人眼中，得到这么几本破书，有什么值得欣喜若狂的？但快乐没有什么标准，自己觉得快乐就是快乐了，向他人炫耀，想得到同乐，那近似于痴心妄想，于是，慢慢就变得“独乐乐”。当然这种快乐只是一种浅层的表象，按照西方的说法，有着独立思想的人，才有着独立的人格，历史上的厚重典籍，虽然思想各异，但我一路读下来，慢慢沉淀出了自己的想

法，使我有了对这个世界进行独立判断的能力。

从狭义的角度上讲，古书圈应该算个圈子吧；从广义上说，那肯定就不是了。我觉得爱书应当是文化人的通性，当然我指的是古代文化人，今天的文人或者叫学者，他们做一门学问，会用严格而科学的方式搜集资料，竭泽而渔地挖掘跟课题相关的所有材料之后，即按照既有的程式做出研究课题。然后，这些材料和书籍基本就没有用了，大多会弃之如敝屣地放弃他所搜来的这一切，等到搞下一个课题时，又会重复上一个课题的所有程序和动作。虽然这些学者也在买书读书，但我觉得这似乎不是藏书。我所理解的藏书，是对书籍有着融入血液的爱，把对书籍本身的占有作为自己的主要目标。为了能够得到更好的书籍，这些藏书人往往会系统地阅读相关的著述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他们也就慢慢变成了研究图书史的专家，因此可以说几乎没有不读书的藏书人。

爱书使得藏书人之间有着臭味相投的亲近感，随着交往，慢慢就形成了所谓圈子。当然随着专题的不同，这个大圈子中也可能形成许多小圈子，比如说搞古籍的人会聚在一起，同样搞新文学版本的人或者搞期刊杂志的人，更有近者，比如说搞毛边本的人、搞签名本的人，都会形成自己更小的圈子。我觉得形成圈子是个好事情，它让人产生吾道不孤的感觉。当然爱书人并非一个阶层，所以在思想观念等方面会有差异，随着了解的深入，这些圈子里的人，相互之间必然也会有思想的碰撞，以至矛盾，这都是在所难免的事。即使如此，我觉得圈子虽然让入圈的人爱恨交加，但仍然能给人以吸引力。

（摘选自《古书之爱》，韦力著，中华书局2016年4月出版）

【热点书摘】



素食主义者

5月17日，2016年度国际布克奖在伦敦揭晓。韩国女作家韩江凭借《素食主义者》成为赢家。小说讲述了幼时患有肉食创伤的女主角英慧，为了拒绝暴力而下决心戒掉肉类，最终逐渐走向死亡的故事。布克奖评委会主席博伊德·唐金评价道：“《素食主义者》精练、精美而极富冲击力，小说将美丽与恐怖微妙地融为一体。”这本小说2013年由重庆出版社引入大陆，本文为小说摘选。

直到开春，老婆并没有任何改变。每天早餐只能吃蔬菜，对我倒也没什么不满。如果一个人彻底地改变了，另一个人也只能随之改变。

她日渐消瘦，原本突出的颧骨显得更加高耸。倘若不化妆的话，皮肤会像病人一般苍白憔悴。如果大家都像老婆这样能坚决地拒绝肉食，这世界上就没有人会为自己的减肥计划而愁眉不展了。但是我知道：老婆的消瘦不是因为改吃素食，而是因为她做的梦。事实上，她几乎彻夜难眠。

老婆绝不是勤快之人。以前，每当我深夜晚归时，她常常早已沉沉睡去。而现在，就算我凌晨到家洗漱上床后，她仍然不会进屋睡觉。她不看书，不上网，也不看电视，给漫画填台词的工作也不可能很多。

她大概凌晨五点钟才上床入睡，而这一小时左右的时间也往往似睡非睡，并常常会在短促的呻吟声中突然惊醒。每天清晨，我在餐桌前面对的都是她那蓬松的头发和粗糙的脸庞，以及布满血丝的双眼。而且，她几乎不动什么饭菜。

我有时有种不祥之感：难道这就是所谓的早期病状？传说中的偏执症、妄想症、神经衰弱等病症的早期症状？可是，我却很难判定她是不是真的疯了。她像平常一样少言寡语，但是还是会做好家务。一到周末，她会拌两样野菜，或用蘑菇代替肉类，做出一盘炒杂菜。如果考虑到当下流行的素食主义，这一切自然无可厚非。

然而，她却一直无法入睡，每当清晨看见她呆滞得像被什么东西深深压着的表情，餐桌上的饭菜就更加难以下咽了。我问她原因，她只是淡淡地回答说“我做梦了”。

我没有问过她，那究竟是怎样的梦境，也不想听她再讲起黑暗深林中的草棚子和映在血泊中那张脸的故事。

老婆在我无法涉入、无法得知也不想得知的梦境折磨中渐渐消瘦，一开始像舞蹈演员一样瘦弱，到后来已经像病人一样骨瘦如柴。每当我有不祥的预感时，我就安慰自己说：在小镇经营木材加工厂的岳父岳母、为人和善的姨姐和小舅子，他们谁也不像是有精神疾病的样子。

我脑海中一想到她的家人的样子，氤氲的烟气便混着浓烈的烧蒜味升腾起来。老婆的家族是韩国最平凡不过的和乐融融的家庭。家人经常热闹地聚在一起，觥筹交错之间，烤肉的油脂吱吱地冒出青烟，女人们则在厨房里高声地谈笑。岳父特别喜欢生拌牛肉，岳母则特别擅长切生鱼片，姨姐和老婆挥舞着剔骨刀，能麻利地将一只整鸡剁成细碎的鸡块。老婆可以从容地将几只蟑螂拍死，而这种生活能力正是我喜欢的——她是这个世界上我挑了又挑的、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女人。

【趣味阅读】

周作人为什么要译《浮世澡堂》

□ 陈存瑞

式亭三马的《浮世澡堂》不易翻译，那些十九世纪初叶日本江户时代的市井风俗、俗谚名物、零碎物件、语言游戏，乃至作为“滑稽本”屏风的历史风云、文化生态等，不免使人生畏，这从周作人译本的六百余条注释即可见一斑（书二百八十页，注占去逾百页）。周氏1955年译毕，迄今尚无人重译，一可看出这部古典作品略冷僻，更重要的或许是译介之难度。这大约表明周氏译式亭三马、日本狂言等，同钱稻孙译《净琉璃》《万叶集》般，他人难以替手罢。

周作人在文章里提及《浮世澡堂》，是上世纪三十年代的《与友人谈日本文化书》和《秉烛谈》，而译介它，已是五十年代。周作人在书信里写道：“我在写那篇文章二十年之后，能够把三马的两种滑稽本译了出来，并且加了不少的注解，这是我所觉得十分高兴的事。”不过即使如周作人这样的大家，也未将《浮世澡堂》译完，全书四卷，如今的汉译本为半数，两卷。其缘由是“因为译注工作繁重，分量太多了，恐怕读者要感觉单调，也不大好，所以只以前两编为限，如果将来有全译的要求，那时当再考虑这个问题”。译注工作之繁重，一观便知。

翻译工作是晚年周作人安身立命之所在，稻梁谋的因素固然有，但更是“胜业”之愿。周氏十几年中译出的十多部书，出版社指定是一类，自己选择是另一类，而式亭三马的作品属后者。他为何会选《浮世澡堂》（另有《浮世理发馆》），自是其思想的一脉相承：对民俗学、民间文学的重视，对市井民情、日常事务的关注，均可归到“人的文学”。式亭三马诙谐百出、妙想横生的手段，自然是贴合周作人之思想取向的：人气在道学与八股中被消耗殆尽，反而蕴藏于日常生活及琐事中。

《浮世澡堂》既以澡堂为叙事空间，又处于浮世之中，其故事中市井气息是难免的，或许会让人产生不愉快的感觉。对这一点，或可将周作人与徐文长《徐文长的故事》写的说明借来解释：“从道德方面讲，这故事里的确含有好些不可为训的分子，然而我们要知道，老百姓的思想还有好些和野蛮人相像，他们相信力即是理，无论用了体力、智力或魔力，只要能得到胜利，即是英雄，对于愚笨孱弱的失败者没有什么同情，这只要检查中外的童话传说就可以知道。”滑稽本乃俗文学之一支，保留更多的“野蛮人”思想是无足为怪的。

（摘选自《浮世澡堂》，周作人译，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3月出版）

《反思史学与史学反思》

王明珂 著
世纪景文 上海人民出版社

本书是作者作为历史学家对史学的反思，他希望读者与研究者能通过阅读此书，练就如孙悟空的火眼金睛，看透被典范知识蒙蔽的真实世界及其历史变化过程，对外在世界有真实体认，并有所反思。

《大都无城》

许宏 著
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

在中国历史上，“无邑不城”是人们根深蒂固的普遍认识。但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许宏基于对早期中国的研究，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观点：在中国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——二里头国家（夏王朝后期或商王朝）诞生到汉代的绝大部分都城是没有外城的，即“大都无城”。

《中国通史》

卜宪群 等 著
华夏出版社

全书用100个专题叙述了从中国境内的人类起源到晚清的中国历史，许多新近的出土文物和研究成果都囊括其中，对人物或事件的评价更加多元化、立体化，展示了历史多面性的魅力。

《我们爱过又忘记》

余秀华 著
新星出版社

成名一年多，余秀华的生活中发生了两件大事：母亲罹患癌症，与丈夫离婚。她的新作中也有大量关于爱情和母亲的诗歌，歌咏爱而不得，歌咏人世间的悲伤、幸福和感叹。

《雕刻时光》

塔可夫斯基 著
南海出版公司

首次由俄文原著翻译出版。塔可夫斯基一生都在雕刻时光，为了已经流逝、消耗或尚未拥有的时间。《雕刻时光》是塔可夫斯基对电影、对艺术尽其一生求索的文字集，其中浸润着他诗歌、音乐、文学、绘画等艺术的深刻理解。

《榆树村杂记》

汪曾祺 著
天地出版社

全书写景状物，记事述情，牵涉方方面面，而又集于一时一地。一时，即1983年到1996年间，汪曾祺创作的“黄金时代”；一地，即北京城南蒲黄榆，当时汪曾祺和家人一直居住于此。这部集子可视为《蒲桥集》的姊妹篇。

《被误解的日本人》

野岛刚 著
上海三联书店

全书并不在说理，而是用有趣的故事、真实的见闻、不曾听闻的史料，展示常识性的误读，书中既说日本人，也讲中国人。

《我可以咬一口吗》

美莉兹·克里莫 著
天津人民出版社

《我可以咬一口吗》是莉兹·克里莫继《你今天真好看》之后的第二部漫画作品集，延续了她一如既往机智幽默的风格。全书以“友谊”为主题，在一段段短小的对话中，展现了朋友间或逗趣或暖心的点滴瞬间。